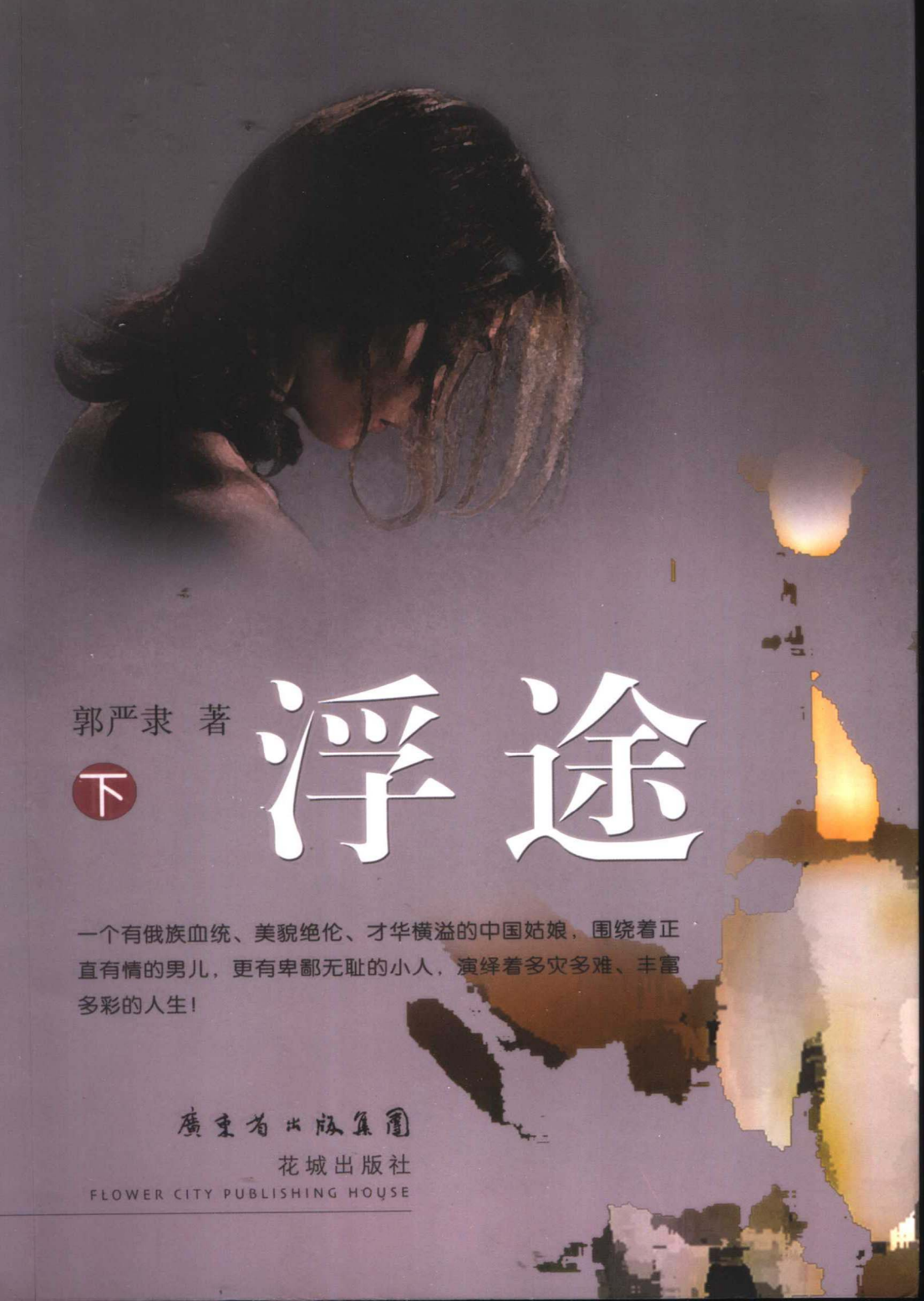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郭严隶 著

下

# 浮途

一个有俄族血统、美貌绝伦、才华横溢的中国姑娘，围绕着正直有情的男儿，更有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演绎着多灾多难、丰富多彩的人生！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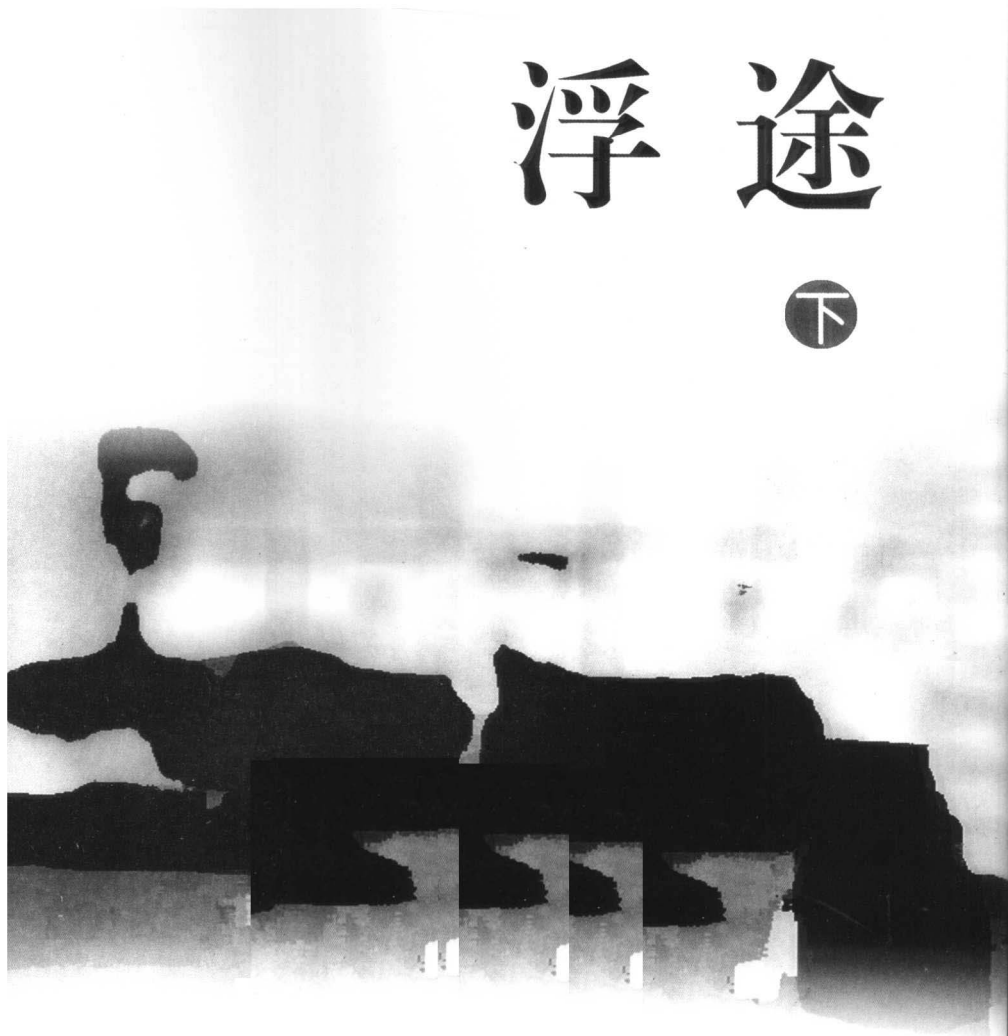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郭严隶 著

# 浮途

下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 子 .....     | 1   |
| 第 一 章 .....   | 85  |
| 第 二 章 .....   | 163 |
| 第 三 章 .....   | 200 |
| 第 四 章 .....   | 270 |
| 第 五 章 .....   | 311 |
| 第 六 章 .....   | 393 |
| 第 七 章 .....   | 489 |
| 第 八 章 .....   | 594 |
| 第 九 章 .....   | 699 |
| 第 十 章 .....   | 756 |
| 第 十 一 章 ..... | 843 |
| 尾 声 .....     | 931 |
| 后 记 .....     | 970 |

## 第七章

### 1

面对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流，她忽觉惘然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呆呆地站立了好久，才觉渐渐回过点儿神来，想起昨天晚上姜培然和晏子运两人的留言，抬腕看表，已是五点半钟，忙飞身上车，奔耿存孝老师家而去。

诗社同仁齐集，只差她一人。这次楚维也来了，虞昱殊暑假归来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。楚维似乎是胖了，凸起的脸颊上满满堆着笑，显出一种不甚自然的神情。

她甫一落座，众人便七嘴八舌询问起来，他们关心她的读书、工作等等事情。她将自己从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简述之后，从皮包里取出刚刚签好的协议，递给大家。

“你们这个园长可真涨包儿！做事儿太损！”晏子运看了那协议，不由愤慨横生。

楚维也忍不住感叹：“最毒莫过妇人心！这种事儿只有女人

才干得出来!”

“应该说只有无知的女人才能干得出来!”庞足金纠正道，“可是，这协议，严格说来，并不能算是停薪留职协议，而是一只保留一年公职，学习期满后不负责工作分配，也就是说，不允许再回幼儿园工作了，这不是变相开除么?”

斯言入耳，虞昱殊不由地神色一黯，晏子运见状，忙安慰道：“昱殊你不用着急。你不是已经找过孟书记了吗？你在这合同上签字，不是孟书记的意思吗？那你怕什么？哼，就凭堂堂的旗委书记还扳不过她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园长?!”

这时，一直缄默的耿存孝开口了，他亲切地微笑着说道：“昱殊，你能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，独自闯去找市文联主席帮忙，可谓智勇兼备。你有这一份智勇，什么事情做不成呢？那又何必为前路忧惧?”

“你就靠上孟书记。等你毕业后，叫孟书记帮助你把工作调到一个文化单位里去。”楚维接口道，“幼儿园也不是啥好单位，那种破地方，你能脱离开，是福！干啥也比当教师强，我也不想再在教育上干了……”

“楚老师正活动着往档案局调呢，已经张罗得差不多了。”庞足金抢了一句。楚维不置可否，面露自得之色。

虞昱殊终难释怀：“孟书记现在倒是一副支持的态度，可是，谁知道三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只怕……”

“不要怕！”耿存孝一腔正气，“既然踏上了这条道路，那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！从来祸福相依，又何必在意得失荣辱？你就洒洒脱脱读书去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！你自费念书，经济有困难，大家凑钱帮助你。”说着，他立身而起，到里边的书橱中摸出一个钱包，从中取出两百元钱，转回来递给虞昱殊，“这是我积攒的稿费，拿去做学费。以后遇到困难，我再给你筹措。”

虞昱殊大为感动！但是，她怎么能接受这钱呢？

“你是嫌少吗？”耿存孝不悦，“这是拿去给你做学费的，又

不是干别的用。你的学习和发展，是大家共同的愿望……”

其他诗友也纷纷解囊，每人各取一百元，放到虞昱殊面前的茶几上。楚维所带不足，从庞足金那里暂借几十元，凑成百元之数。

虞昱殊急得红了脸：“大家都是文人，经济都不富裕。我怎么好意思让你们为我破费？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些钱，我实是不敢领受！”

最后说好是借，等她毕业后有收入时，再如数偿还大家。

姜培然又代表众人叮嘱道：“刚才耿老师说得对，你只管放心去念书，什么忧虑都不要有，经济上有困难，大家共同帮助你。我们都是有工作的人，每个人每月少抽几包烟，就把你念书的钱省出来了……”

接下来便是纵论诗歌，直到晚上近八点钟，方纷纷告辞离去。

一进院门就听见田加旺的声音，虞昱殊顿感沮丧！现在他已是虞家未来的乘龙快婿，可以大摇大摆随时前来。

“昱殊，你去紫塞咋不告诉我一下？我也好给你安排车。看，这几天你又瘦了好多！”田加旺竟像久别重逢的人一样，说话的声音都因为动情而微微颤抖。

当他看到那纸停薪留职协议，顿时沉下脸来，从牙缝儿里狠狠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老潘太缺德了！真他妈不是东西！这不是把你的工作给弄没了么？你那是事业单位呢，你们当老师的都占的是干部编制，真正的铁饭碗！”

“她这样不合理的合同你咋还跟她签呢？”他眼睛一鼓一鼓地，盯着虞昱殊，“你就非得去读书吗？这回让他妈的老潘得逞了。”

“当然，我必须去读书！”虞昱殊坚定地说，“谁得逞就让谁高兴吧！我将坚持自己的选择，无怨无悔！”

“哼，还是你们写诗的人清高！”田加旺忍不住发讥刺之言，

终是不敢过于发作，使劲儿忍住。半晌，方自慰似地说道：“反正是孟书记让你签的，石局长也知道这事，没事儿！你去念书，这段时间里，我在家中抓紧活动，想法儿尽快把你的工作关系从幼儿园拿出来，放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单位里去，你毕业以后，就可以直接去新单位上班……”

他忽然直勾勾盯住虞昱殊，语气也变得低抑：“昱殊，你这手续都办完了，肯定要去北京念书了，婚是暂时结不成了。你看，咱们是不是先举行一个订婚仪式？”

“订什么婚呀？”虞昱殊气恼之极，“都什么时代了，还订婚！”

“不结婚，也不同意订婚，这算什么呢？”田加旺不悦，“我倒没什么，我也能理解你的意思，也喜欢新事新办。只是我的父母……”他眼珠儿转了几转，忽而开颜，“要不，你见一见我的父母也行，让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也好放心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想见你的家人。”虞昱殊仍旧拒绝，“要见，等以后再说吧！你的父母，你跟他们说一声儿不就行了吗？难道他们还不相信你？”

“不结婚，不订婚，连见一见我的父母都不干，这算什么呢？让我怎么对我父母说呢？”田加旺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，“我们家只我一个儿子，我马上就二十七岁了，别人家里像我这么大的，儿子都满地跑了。我三妹都已结婚，快生小孩儿了……我父母天天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我不去相，我母亲就老是哭，弄得我都不敢回家……”

“你看，你有这么多难处，我也难处多多，不如咱们就分手，那样对谁都好。你想，到我毕业时，你都三十岁了，那时再结婚，岂不是更晚？而且，即使是毕了业，我也不想立刻就走进婚姻，我是决心要为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人……”

田加旺真的哭了起来，泪如雨下：“我不跟你分手！我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！要是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这一辈子活着也没啥

意思了……”

虞昱殊同母亲一样，最怕田加旺的这套招式，他那般痛不欲生地一哭，她顿时就乱了分寸。左劝右劝劝不止，不由得急忧兼生，他这声音传出去，被父亲听到怎么办？父亲的脾气可是一引就爆的！一时间忽生体谅之心，觉得田加旺的确是有难为之处，自己就暂且退让一步吧。

“我可以答应你，跟你的父母见一面。不过，我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我不到你家里去，请你把你父母接出来，咱们在外面找个地方见一见。第二，我只以你的朋友的身分跟你父母见面，大家相见时，不可言及其他事情。”

“行！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！”田加旺哭泣顿止，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就在新房子那儿安排见面，我把我父母接到那儿去，你也去那儿。”

虞昱殊思忖一下，点头道：“好，就在那儿见面吧，那里较方便，也简单些。”

田加旺破涕为笑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就安排在后天！后天你吃完早饭，哪儿也别去，在家里等着。我把那边儿安排好后，就过来接你。”

是日，田加旺如约前来，一副兴致勃勃、精神饱满的样子。他开来了一辆半新的吉普车，停在院门外，他们甫出院门，他立刻抢前一步，急不可待地拉开车门，让虞昱殊坐了进去。显然他并不常开车，动作不熟练，行得不稳，速度却挺快，转眼之间，已来到了他的住所门口。

虞昱殊一下汽车，一阵笑语喧哗声立刻直冲耳鼓，她满腹狐疑，正待分辩，田加旺已满面欢容奔过来，迎着她径往院里去。

及至来到院门口，朝里一看，虞昱殊立刻惊呆了！只见院子里人影晃动，往来穿梭，窗前檐下，挤挤捱捱的站满了人。她在大门口一出现，里面立刻有人兴奋地大声喊道：“来了！女方来了！”

她脸色陡变，疾疾一闪，退至一旁，俏眼圆睁，怒视田加旺，质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搞的什么名堂？不是说好了只见一见你父母吗？怎么弄得这么复杂？”

田加旺赶紧赔笑：“我也是说只跟父母见见面，哪知道他们却弄成这样……”

“你不守信用！赶紧开车送我回去！”虞晟殊愤怒之极，朝吉普车奔回去。

田加旺几步抢上，拦住她，哭求道：“晟殊，我们公司的刁经理和几个副经理都来了，正在里面——多少年了，大家就等着喝这杯酒呢！公司的中层干部也都来了，还有邻居和亲戚……你要是在这节骨眼儿上走了，叫我怎么收场？我的脸往哪儿搁？”

“你这是有预谋的！你在耍花招！”虞晟殊急怒交迸，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。

正纠缠之际，远远地，虞晟殊骑车飞也似地赶来，甫至近前，立刻翻身下车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是要订婚？订什么婚？咱们家里咋不知道？”

是虞晟殊的一位同事给他传递了信息。那同事的妻子在运输公司工作，早晨吃饭之际，女人说中午不回家来，要去喝田加旺和虞晟殊两人的定亲酒。那同事到了单位，却见虞晟殊稳坐桌前若无其事地阅报，甚觉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妹妹订婚，你不去喝喜酒，怎么还坐在这儿看报纸？”虞晟殊听得此话，立时瞪起眼睛：“谁说我妹妹订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胡说八道！”那同事赚个没脸，不服气，挣着脖子说：“就是嘛！我爱人说的。今天她们运输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到田加旺家喝喜酒去了。不信你就去看看！”

虞晟殊心里不由地疑忌起来，怎么忽然生出了这样的谣言呢？不行，还是去看一看吧。

他骑上自行车，一路寻觅而来。

一见大哥，虞晟殊如见救星，立刻迎上去，把事情原委讲给

了他。虞晟殊登时气炸了肺：“这是弄的什么事儿！太不像话了！这不是欺骗吗？简直就是阴谋、陷阱！走，昱殊，别搭理他这些事儿，咱们回去！”

正在这时，院子里忽然涌出一些人来，几个胖墩墩的女人笑嘻嘻奔上前，拉住虞昱殊的胳膊就往院子里拽，嘴里嚷嚷道：“咋还站在这儿，不进院子呢？大家伙都直着脖子，等着你来满酒，你不进来，让我们喝什么？”

虞昱殊奋力挣扎，虞晟殊一步跨上前，面如寒冰，对硬缠的女人叱喝道：“你们放开她！我看今天谁敢动她？你们还想来硬的，还有没有王法？！”

女人们见他黑着脸，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，不由得气矮三分，抽出手，讪讪地走开了。

田加旺看见这情景，直急得血往上涌，虞晟殊那儿是没指望了，只有从虞昱殊身上寻找突破口。

“昱殊，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份上，你要是不给我面子，往后我真是没法活了！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，被老潘知道，她就更该乐了……”

虞昱殊心中一抽！是呀，那样潘肃珍就会更嚣张了。而她和田加旺断不了，她将会由此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……

“你要是当真走了，知道的人还好，不知道的肯定会说是你不懂事儿，要性子，日后对你影响也不好。”田加旺见招术生效，立刻加大攻势，“再说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要是都得罪了，往后咱俩还咋处世为人……”

虞昱殊紧蹙双眉，抬起头来，神情焦忧地去看虞晟殊。

此刻，若是虞晟殊像个铁骨铮铮的男儿，毫不动摇，把他坚如磐石的信念传导给妹妹，哪怕只是用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来表示，那就好了。可惜，并不是那样。田加旺的话在虞昱殊的耳畔敲响了警钟，他不得不迫使自己冷静，周全地想一想。

兄妹二人内心的变化，立刻被田加旺捕捉住，他像个老辣

的渔夫那样，抓住时机，迅速撒下了第二张网：“今天虽然是来了这么多人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仍旧依照前言，只当做是大家见一见面，不算是订婚，还不行吗？”

虞晟殊看了看虞昱殊，苦着脸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只有这样了，要不，闹大了，传出去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本来就够糟糕的了，你就忍一忍，把这事儿应过去，反正这也不算是订婚，不能因小失大。”

他沮丧地叹息一声，扶起车把，准备离去。田加旺却抢上前来，一把抓住车后架，急急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也别走了。也进去喝杯酒。”虞晟殊没好气儿地用力一搯，将他甩开，斜愣着眼睛，挖苦道：“叫我也去跟你的父母见见面吗？我见他们干啥？！”他飞身跃上自行车，气呼呼走了。行得几步，又刹住车闸，回过头来叮嘱虞昱殊道：“记住，这不能算是订婚！你进去打个照面儿，应应场子就快点出来，别给他们满酒！”

虞晟殊飞也似地走了。虞昱殊茫然而叹，无可奈何，最终双眉重锁，迈步进了院子。

田加旺阴谋再次得逞。虞昱殊像被操纵下的木偶一般，演了这出滑稽剧，她第一次深刻地体验了处身异类之中的感觉。

三天后，虞昱殊再度动身，远赴京城，她又提前上学去了。

临行的前一天，她到耿存孝老师家里去告别，耿存孝代白水寒转赠了两百元钱给她，同时转致了白水寒对她殷切的关怀和鼓励。

此番远行，心头一件悬忧，就是小弟博殊，他进高中续读之事，她倒是已为他解决了，但他有这样机关遍布、险恶重重的生存环境里，能走好他的成长之路么？

在紫塞，她顺利地买好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票。看看时间还早，她决定去市文联拜望一下孙逊主席，将自己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的前后经过告知他，谢其襄助之德，更免却他的挂念。

她却心愿未竟。工作人员走出来告诉她，孙主席到杭州开会

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后，她辗转来到了北京西山脚下的大地文学院。

她身影甫现，就被曹达看见，曹达立刻将头一侧，对旁边埋头于文件的张俭低声说道：“虞昱殊来了。”张俭未动，只低低说了句什么，曹达便又转过来，对着门外大声喊道：“洛老师！洛老师！”听到应答声，他才立起身来，招呼道：“虞昱殊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洛老太太应声而至，一进屋，看见虞昱殊，脸上皱纹顿时敛聚，拉着腔儿大声叫道：“哟！虞昱殊，你来了！”她撩起眼皮儿询问地瞅曹达，曹达一歪头，示意她问张俭，她就诡秘地耷拉下眼皮来，径直朝张俭的办公桌走过去。

洛老太太俯着身子跟张俭嘀咕的当儿，曹达装做过来取报纸，低声而快速地对虞昱殊说：“咱们大专班推迟入学，开学的日子改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一语既毕，倏地一下走开，虞昱殊吃惊地睁大眼睛，诧然问道：“开学的日子改了？”他早已归还原来位置，又若无其事地去翻那些纸袋子了。

洛老太太胸有成竹后，走过来，盯了虞昱殊一眼，想要开口，又没法儿说似地摇摇头，停了一会儿，终于无奈何似的长叹一声：“虞昱殊呀！唉！来，你跟我到这边来吧！”

她这表演弄得虞昱殊心惊肉跳！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洛老师，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提前来了几天……”

一走进对面洛老太太的办公室，虞昱殊立刻奉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。

谁知，一见了那张通知书，洛老太太竟忽然“嚯嚯”地笑了起来，笑得蛇眼乱颤，皱纹叠起，几乎喘不过气来：“虞昱殊你可真有意思！还顶数你来得最早呢？嚯嚯嚯，你的那张通知书不顶用了……”

“您，您说什么？我的通知书不顶用了？”虞昱殊惊愕万分！

“你还问为什么，嚯嚯嚯！”洛老太太终于笑出了泪水，“张俭老师叫我告诉你，你已被大专班除名，文学院不要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开除我？”她泪似泉涌，“不！你们不能这样做！我好不容易才……”

“你给张俭老师的那封信，你还记得吧？”洛老太太得意之极，“你也真够大胆！竟敢写信来折辱老师！大专预科班这二百多号人，就数你捅的篓子最多！太叫老师们操心了！大家商量着，都不想再要你了，张俭老师头一个就要除你的名……”

原委彰然，虞昱殊脸孔立刻变得纸一样白，一瞬间里，愤怒压过了焦忧，她开始据理力争：“我写那封信也是有原因的——是张俭老师你们在田加旺面前没有照事实说话……”

“你凭什么就说我们罔顾事实来？”洛老太太立刻打断她，“田加旺来的那天，我始终都在场，是我安顿、打发他走的，大家都说了些什么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再说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？会对他说不该说的话？张俭老师最烦这些事，他躲还躲不及呢！”

“那，那田加旺怎么一口咬定是你们说过呢？”虞昱殊明显感到中气不足起来。

“吓！他说的你就听？他是什么人？张俭老师是什么人？够得着吗？他说的话句句都属实吗？你怎么就能断定他不是弄诬使诈？”

弄诬使诈？天呀，这正是田加旺的特长所在！她都已经着了 he 多少次道儿了！她两眼发直，一时间仿佛连怎样呼吸都忘了似的。

“洛老师，我是一时糊涂，误信了他的话，求你们宽恕我这一次吧！我不能不读书，如今我已没有了退路——我是办了停薪留职手续的……”她其言也哀。

洛老太太脸色肃厉：“我们不管你什么停薪留职不停薪留职的！你的家人来闹，你自己又公然折辱老师——你那封信还在张

俭老师那儿压着呢！张俭老师是文学院发展部主任，连我们都敬他三分，你倒骂起他来！你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，是必须开除的！”

虞昱殊苦求不已，怎奈洛老太太面上寒冰愈结愈厚，甚而厌烦起来，她只好返转身去，重新回到男教师们的办公室，再顾不得羞赧，站在张俭面前，负荆请罪，求告于他。

开始时，张俭只是埋头整理文件，对她的话充耳不闻，待她说到自己写那封信的缘由时，他才冰着脸，快速地说：“告诉你噢，我和发展部的老师们谁也没跟你的那个家里人说过什么，他要是听说了啥，也一定是从别处听到的，跟发展部的老师们全无关系！”

张俭还说：“你的问题是部里开会讨论过的，已经决定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说也没用！”他嘴巴一停就又继续他自己的忙碌了，根本不再理睬那站在面前求赐慈悲的人。

虞昱殊脚也站麻了，好话也说了尽，看看终无挽回，自觉再坚持下去已然无趣，便侧转身，失魂落魄走了出去。

她哀求的过程中，曹达一直默默无言坐在旁边翻弄簿册，见她终于绝望而去，他便忙忙将簿册收起，略一耽搁，也站起身来走了出去。

在走廊将尽的地方，曹达追上了虞昱殊，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有意放慢了脚步，他用低抑得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：“你这回算是把张俭主任得罪透了！他是真生了气，我们想帮你也徒然，我们的话他都听不进去。你来都来了，若就这么回去，可惜！更不光彩！……你就去找找于社长嘛，于社长的话，张主任是要听的！”话音传送之际，他人早已匆匆走到前面去了。

虞昱殊听清了话中的每一个字，她望着曹达迅疾而去的背影，忽然感到双膝发软，呼吸急促，是心绞痛发作了。

她不能去求于天浩呵！那等于是将千辛万苦抢夺回来的羔羊又拱手送还给豺狼！

眼泪似断了线的珠子似地簌簌滚落，心脏的疼痛愈来愈烈。过了约摸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忽见张俭从里面匆匆而出，穿过大厅的时候，目不斜视，看样子他是下班回家了。没多久，洛老太太也喘吁吁地挪了出来，一眼见到她，立刻说道：“虞昱殊你还坐在这儿干啥？”她蛇眼里闪着阴森森的光，鼻子用力地抽着气，“还不快点儿回去？这文学院里是不许外人久呆的！”这样说着，她肩膀一耸一耸，挪到门外去了。

他们都走了，事情再不会有希望了！绝望的毒刺凶狠地炙着她的心。她这独坐垂泪的模样，引来过往之人好奇的目光，更增加了她的羞愧。还呆坐在这里干什么？快点儿走吧！

她拎着大大的旅行包，摇摇晃晃，朝外面走去。

北京的初秋，仍是十分炎热，辣辣的阳光从高处逼下来，烤得人头晕目眩，胸躁欲裂。从大地文学院出来，顺着小街往东走，不远处是一条小河，名曰云溪，曲曲折折地，自西北向东南流去，岸边依依一带垂柳，在微风中摇摆飘拂，颇摇出几许风韵来，映衬着，使远远近近景色都跟着娇好。河上横卧一座白石小桥，叫做白石桥。过了这桥往前约一里路的样子，就是通往城里去的公交车的车站。

虞昱殊精神不足，勉强捱到白石桥畔就再支撑不住，只好去河边寻了一张石凳坐下，她此时是看不见景致的，一门心思只是难受。坐了半个多小时，感觉缓过些神儿来了，就拖着大包继续往前走。公交车之后是地铁，转来转去，转到西直门站，爬出地

铁去，大口大口喘着，挨到火车站售票窗口前，买了晚上回紫塞的火车票，握着票，来到站前广场的长椅子前，寻了个空处挤下。

看看手表，已是下午三点钟，离晚上发车时间还有近四个小时的时间。想想昨天此时的时间，自己乘坐长途汽车到达紫塞市，当时心情是多么振奋啊！可是此刻，唉！竟这么快就狼狈而返了！

此念一生，不禁周身一躁，冒出一层热汗来，热汗甫出，随即又是一股冷汗，一霎时，忽热忽冷，到最后，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冷是热了。

回去！回去以后怎么办？怎么向人们解释？幼儿园已经不可能回去了。如果就这般地回去了，那根本就无颜再见孙逊主席，孟迁书记自然也会撒手不管，工作就彻底失去了。失去了工作，父亲必将暴怒，家里就会容身不得。更可怕的，田加旺一旦见到自己弃学而归，那就一定会立刻像蝗虫一样盯上来，要求结婚……

那就完了！要是被文学院开除的事儿再传到家乡去……

愈想愈恐怖，心中一急，她忍不住“嚶嚶”地哭出了声。这么一哭，便引得周围人们纷纷注目，更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家伙凑上前来在她身侧打转转，此处便不可再留。她只好拖起大包，擦抹着眼泪，朝远处走去，一直走到这些人再也看不见了，才在一处僻静的墙根儿蹲倚下去。

不能回去，必须留下来读书！

苦绞脑汁，想起了上午曹达教给她的办法，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！

那就暂时隐忍一下吧，大丈夫能伸能屈，就向于天浩开口吧！

又绞了半天脑汁，终于忆起于天浩的电话号码，站起身来，四处瞭望，一眼看见公共电话，迈步走过去，只行得几步，忽然间浑身哆嗦起来。

当初是为什么跟于天浩吵翻的呢？是因为他一心在打自己的主意呀！可现在自己主动打电话去相求于他，不就等于表示悔改初衷，同意奉献自己了么？想想于天浩那张谄谀的阔脸，她不禁恶心欲吐。不，绝不能去找他！

她轻咬牙齿，一转身，快步走回，重又倚墙坐下去。

可是，一坐下，失学回乡后种种恐怖颠倒的情景便历历浮现眼前，急火攻心，不由得又猛然站起。

如是者站起、坐下；坐下、站起，反复折腾了五六次，最后神志趋于昏乱，迷迷惘惘朝公共电话而去。

拨了有十几分钟，才总算将号码拨全，电话通了。先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传过来，稍后，便是于天浩。

“难为你还能想起我来呀！”初听她的声音，于天浩一愣，似乎有些不能相信，待证实了，不由“嘿嘿”地笑，“你在哪里打电话？是在北京吗？找我有何事？”

弄清原由后，他得意之状更甚：“怎么样？你到底还是来求我吧？我早就知道你胆子大！张俭是你能得罪的吗？好了，你能来找我，也算你明白事理！没说的，大哥帮你！你把回家的车票退掉，还回到大地文学院去，跟管房子的人说说，先住下。明天上午九点钟，你再打个电话给我……”

放下电话，她直似虚脱了一般，脸孔雪白，软弱无力。

退掉火车票，飘飘摇摇地，再回到西山脚下的林翰园，已是黄昏时分了。

夜里一片乱梦，一会儿是于天浩变成了一头恶虎，张着血盆大口，满山满坡地追赶着，要吞吃她；一会儿是田加旺如鬼如魅，哭哭啼啼缠住不放，要跟她结婚；一会儿又是范玄同走来，冷着脸指责，说她对田加旺让步是骨头太软，相求于天浩则是没有自尊……

醒来时，天已大亮，院子里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对话声。她翻身坐起，揉了揉胀疼的太阳穴，呆呆坐了一会儿，想起昨晚管